

一段美好的初恋
能弥补童年所缺失的爱
能令你的生命
由于渴变得温润
由残缺变得完整

初恋

杨舟子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初愛

杨舟子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初爱 / 杨舟子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360-6468-3

I. ①初…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704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张 瑛
责任编辑: 张 瑛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回归线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5.625 1 插页
字 数 12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这是她的初爱，发生在南方，只是她尚不知道，

这是她一生绝无仅有、刻骨铭心的一场爱恋。

上部

他们的恋情在衣着逐渐单薄的四月底开始，充满着情欲的季节。他们在看着彼此，他们的眼中只剩下彼此……



七年前，冬季的那一天，叶璟在登上火车前，脑子里一片混乱。她只觉得人群在奔跑，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奔跑，好像刻不容缓，稍微慢下来的，就会挨棍子，或者被脚踢。队伍一时密，一时又稀疏，很快又更加紧密。有人不停地暴躁地吆喝着“快跑、快跑”。叶璟便也跟着跑，她尽力去跟上，还是被甩在了后面。她记得她是跑过了一条很宽很空也很长的隧道，然后上了很多台阶，就到了月台，就看到了停靠着的长长的火车。叶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就直接到了火车跟前的。那么一群人在蜂拥地往车厢里挤，只一眨眼的功夫，就全部在登车口处消失了。等叶璟登上火车，走进车厢时，人群已基本坐定。车厢两头的门被迅速锁上。人群里一双双眼睛诚惶诚恐。这是一次遣送任务，时间是二〇〇一年冬。那年叶璟二十岁，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三个多月。这是她头一次执行火车遣送任务。叶璟记得，因为她是新同事，又年纪最小，大家都是注意照顾她的。她执勤的是第三轮中间的位置。有人和蔼地告诉她，不会发生什么事，就算有特殊情况，这么多人在，完全用不着她担心。叶璟在女中队工作，早已经见惯了大批大批的被收容人员，所以，根本也没什么害怕。大伙儿其实都是顶喜欢这种任务，因为每回遣送都连着休假，而且对口站接待得很热情，这样就可

以权当做一趟免费旅游。气氛也几乎是那样的，悠闲惬意。两百多名被收容人员都挤在走道的右侧，而腾出左侧的全部空位留给仅十五名的押送人员。所以，大家可以很随便地挑座位坐，还可以随意地一会坐这，一会坐那。火车开动前，（他们足足提前了半小时奔上火车，也就是赶在其他乘客开始检票前，就已在车厢内落定。直到此时，车厢外才陆续涌现乘客的身影。）叶璟被同事老李叫去坐在他的对面，听他讲话。老李一会询问东，一会询问西，后来带着点惋惜而秘密的口吻叙述起来，他说：“你们这批人，来的不是时候，没赶上好日子。小范来的时候，还赶上了。那时候单位钱多，有收入嘛。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上头的政策一天一个变，收容站是一年不如一年。”又说，“我们都替你们可惜，大学生，还跑来现在这个破单位，再说收容站这种单位，根本用不着大学生，来了也是浪费，你还是趁早走好。”又说，“你看他妈的，我们这群人都干二三十年了，到头来也就拿这么点工资，跟你们年轻人差不多。莲姐她们进收容站时，也跟你现在差不多，比你还小，才十八九岁，你看现在都快五十了，都成了老婆子了。”又说，“我们这一帮人都老了。以后的收容站就是你们年轻人的了，你们是大学生的，有文化，肯定会有大把的前途。”老李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叶璟只管一一地应着。老李又说：“你该多与同事们一起玩玩，别老是一个人闷不做声的，以后都是一家人，别那么生分。”这回叶璟便只是笑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老李一直生怕叶璟没认真听似的，时不时伸手去拨一下她的手臂。叶璟感觉十分不自在，无法再坐下去了，她就趁着有人跟老李打招呼的间隙，匆匆站了起来离开，走到前面大片空着的位置，一个人靠窗坐了下去。

七年前，叶璟一个人静静地靠窗而坐。车厢内播放起幽幽寂寂的班得瑞轻音乐，火车顺着铁轨徐徐向前行驶，有名被收容人员突然站了起来，挥着手冲车窗外大声地叫喊：“再见，再见。”其他的人也便跟着喊，有人喊“去你妈的，我再也不来了”，也有人喊“X城，我还是会来的”。叶璟朝走道左侧看去，叫喊的都是女孩，她们还争相把手贴到窗玻璃上，似乎是要去抚摸窗外的景物。叶璟想这或许是被羁押多日得以重见天日，而对外界不由自主的反应。她们的喊声惹来押送人员们的嘲弄，有人说“还来？再把你送回去”。有人说“X城是你来的么？”，但没人真去制止。那些女孩就人来疯地胡乱地叫嚷了一阵。火车承载着她们的叫嚷声缓缓驶出X城，随后便恢复了安静。音乐仍在持续，弥漫了整节车厢，整列火车。叶璟甚至觉得，是车厢内的音乐让她们自觉地安静了下来，也多少安抚些她们被迫离开这座城市的心。伴随着幽寂的旋律和车身的摇晃，叶璟一边看着窗外，一边止不住地幻想。她想象着自己突然在火车上消失了，或者一下火车就消失了，消失在某个角落，谁也找不着她；或想象着自己被带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回不到X城了。这想象也令她惆怅，因为她明知自己还是要回X城的，但她却停止不了那样的想象，她甚至隐约而又热切地盼望着意外发生。只有意外可以改变既定的轨道，哪怕意外的后果不堪设想，叶璟也甘愿承受。然而，没有意外发生，车厢内平静得近乎祥和，左侧那么多人挨挨挤挤成一堆，也并未因此引发任何争吵。他们安静得就好像完全失去力量，就连体格看上去很强壮的男人们也一样。叶璟真不知道他们的力量去了哪里，像是被海绵吸干了去似的。她很少往左侧瞧，

忘在脑后一般。当她想起来，往左侧瞧去时，她的感觉就是那里有太多的眼睛，密密麻麻，就似黑夜的万盏灯火；而且那些眼睛都是木木然的，毫无灵气。当然，要求这些像犯人一样被囚禁着的人们眼睛里充满灵气，就好像要求人在噩耗面前还灿然而笑一样，是没有道理的，但叶璟还是时刻难以忍受面对这么多集体性木然的眼睛。叶璟觉得她想要自己失踪自己消失，正是为了逃避这样成堆的眼睛。但依然没有意外，好像也不会有。

突然，车厢这头有人敲门，声音不算大，但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正自娱自乐着的押送人员们都站了起来。门边执勤的驻站公安冯一骏，在征询了其他人的意见后，缓缓地把门打开了。人人都屏起呼吸，叶璟也屏住了呼吸。好像就要有什么事发生了。进来的是一个推着售货车的女人，售货车上摆满了各类零食。这立刻引起左侧人群的兴奋，女人们纷纷往裤兜里掏钱，接着男人们也起了欲望，大家都忙着找钱，没钱的人露出十分落魄的模样。

“谁也不许买！”

“都不准动！”

气氛陡然紧张。几个押送人员站到了走道，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没有人敢动，在动的只有眼睛。眼眶里的眼珠子跟随着售货车绝望地移动。还有眼睛在变化，由美食诱惑而起的欲望逐渐转化成抑郁的怒火。叶璟看到了那股怒火，那股怒火藏在强壮的男人的眼睛里，那股怒火还充满杀气，那杀气就像浓烈的燃气，一到着火点就会引爆整节车厢。推车的女人显然都僵硬了，她推车一步步向前，步伐近乎是机械的。时间在

一秒一秒地流逝，整节车厢的人都忘了呼吸。推车女人终于走到了尽头。那头的门开了，又迅速被锁上。

叶璟几乎是定定地看着那女人一步步走完整节车厢，从这头到那头。女人穿着白大褂。叶璟恍惚就像看见一个白大褂的身影推着一具尸体走向太平间。叶璟的感觉不是害怕，而更多是诡异。但意外依然没有发生。押送人员们因过于紧张而产生暴躁情绪，都赞同不再对任何人放行，无论如何，谁想经过都没门。燃气没有引爆，又被什么海绵吸干了去，而且接下来也不会再有了。大伙儿又恢复了原先的镇定自若，又都自娱自乐起来。有不少人带了零食上车，热情洋溢地相互分享。有人坐到了叶璟的对面，分给她水果饼干之类的，或者要跟她说话，内容也是与老李如出一辙。还有人开玩笑说，叶璟是重点保护对象，绝不能把她给弄丢了，要派专人牢牢看好才行。叶璟觉得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把她当成是小动物一样。同事们一个个过来跟她说话，但绝不会有人想到她那些古怪的心事。音乐停了一阵，又响了起来，旋律一声盖过一声，然而始终是安谧的。一切都显得让人无能为力，不在人为。

轮到叶璟执勤的时间，叶璟便离开座位，站到了走道中央，面向左侧，站得笔直笔直的。叶璟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没穿制服，但一到执行任务的时候，自己还是会站得好像比平常更笔直，而且她自己也是明显地感觉到，腰背处就好像竖了钢筋似的。她一旦感觉自己站得笔直，就会好像站着的不是真的自己，而是另一个人，另一个表情冰冷的在执行任务的人。

虽然叶璟一向是那么自认为，但实际也许不尽然，要不就不会出现旁边的一名男被收容人员不断冲她挤眉弄眼的情况了。

每次叶璟的目光瞟过，那名男孩就做起各种鬼脸。叶璟知道她是在用表情用眼神故意调戏自己，可她并不太在意，一来因为那人年纪不大，十六七岁的样子；二来因为这并没真碍着她什么事。何况在一堆木然的眼睛里突然出现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甚至是挺好玩的。叶璟只当做没那么回事，可那男孩也没快活多久，他的举动被走过来的张明看在了眼里，他的头上就被揍了两下，还遭到了严厉警告，他便立即变老实了，歪着头不敢再抬起来，好像是张明把他的脑袋打歪了似的。

叶璟失落地确信，什么也不会发生，一切都是广播里音乐的旋律引发的胡思乱想而已。火车抵达前，她已把关于意外失踪的幻想抛于脑后。火车到达林州，已是夜幕，一踏出车厢，便是一股迎面袭来的深秋寒意。叶璟的思绪又回到了登上火车时那种混乱的情景。她搞不清他们所走的是一条什么捷径，总之没有经过灯火通明的车站，而是拐进了一条昏暗的通道。通道里还有其他的行人，叶璟就觉得人好像还不少，隐隐绰绰，好似街道。等她想到那群被收容人员时，已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已被对口站的工作人员接了过去，大概也是像赶鸭子一样赶着在跑，或者已经被赶上了等待已久的押送车。叶璟四顾张望，她看到迎面一个女孩畏缩的身影，她觉得奇怪，再看过去，就认出了是那个穿着一身缤纷色彩的女孩。她先一愣，便赶紧伸手去拉。那女孩身子一闪，突然地跑了过去。叶璟觉得必须把她拉住，她这趟的任务就是把属于女中队的的所有被遣送人员完整地交到对方站工作人员手里，一个也不能少，否则就是她的工作出现失误。叶璟一路没少在心里确认自己的任务，此刻，想也未来得及细想，就本能地追了过去。女孩跑得飞快，几乎

撞翻行人，好像很玩命一样。或许是她玩命的跑法强化了她想要逃跑的信息，叶璟也是很努力地在追。她们又跑回了月台。女孩似乎很熟悉这里的布局，很快就找到另一条通道跑了出去。叶璟也跟了出去。到此时，叶璟才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她回过头，看到两个公安的身影已跟了过来，悬着的心才定了定，脚步也慢了下来。驻站公安杨聪一阵旋风超了过去。等叶璟再看前方，杨聪已经把女孩抓住了，而且抬腿就是一脚，又在她背上捶了两拳。女孩扭动身体护着腹部，被高个子的杨聪往回拎着，嘴里不停地嗷嗷直叫，像是哭嚎，头发蓬乱地盖着脸，疯了一般。

叶璟看着那幕，心房一阵紧缩。她突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抓住她，以致让她挨打，那么凄惨的样子。她为什么不让她跑了算了？为什么不给她自由算了？她怔怔地站着，喘着气。

跟过来的还有一个驻站公安，那就是麦芒。杨聪拎着女孩往回赶，一边对麦芒说：“麦子，我先抓她回去，你负责带叶璟直接去饭馆。”

叶璟仍怔怔地站着，隐约地想，一直以为不会有事件发生，现在不是有事件发生了么？倘若不是有麦芒在，她一定就迷了路，迷失在这陌生的城市。接下去又会发生什么？而蓦然迷失原来是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她既庆幸有麦芒在，又莫名几分怅惘若失。她该怎么办？说服身边的人跟他一起失踪吗？两个人失踪总比一个人失踪好，而且有公安麦芒在身边，她什么也不用怕。她该往哪头走？叶璟几乎有点透不过气来。她真渴望自己一头撞到墙上，然后他们就一起消失了。她看着麦芒，又转向别处，然后她向前迈了两步。

“你去哪儿？”麦芒问。

“我也不知道。”叶璟说，又站定了下来。

有片刻，麦芒没做声，只是静静地看着黑暗的某处。叶璟觉得麦芒是明白自己的，但麦芒也没有办法，他有点无奈地说：“我们回饭店吧，大家恐怕都在等着。”

麦芒透露出的无奈让叶璟仿佛获得了满足。叶璟想一切都是让人无奈的，仿佛只能如此而已。没有人真的来逼迫，却依旧只能如此。她与麦芒只能往回走，在往回走的路上说说话。这是他们之间头一回单独地说话。他们之前便早已听说过对方，也见到过对方，而且对对方的情况也略知一二，但他们从来没有单独地说过话。即使在来时的火车上，这位麦芒也没有到叶璟面前跟她说话。

麦芒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开口说：“你只怕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

叶璟不假思索地直接回答：“我当然知道。”仿佛知道那是理所当然的，而也确实是理所当然的。在女中队，尤其在值班的晚上，要想什么都不去知道那是非常难的，除非聋子。

麦芒听了叶璟的回答，笑了笑，他不知道叶璟究竟了解自己多少，他但愿他在她面前不至于太赤裸裸。他跳出这个问题，问叶璟打算当晚回去，还是留在林州玩两天。

叶璟表示她还没想好。

麦芒说：“你还是早点回去的好。”

叶璟说：“可是莲姐要我留下来陪她，我已经答应跟她同一间房了。”

麦芒说：“你还是早点回吧，说实话，他们都希望你今晚就

回去。”

叶璟惊讶而窘迫，她本以为大家都是希望她留下来的，因为他们都有那样的表示。叶璟疑惑道：“为什么啊？”

麦芒笑了说：“他们的事，免得你少见多怪的。你不在，他们更自在点。”

叶璟有点明白了。她早听女中队的同事们说过，这群不安分的男人，一旦出差就像脱了笼子的兽一样，耐不住上蹿下跳的。看来这是真的。叶璟本就有些想当晚回，可突然就有了被迫要回的味道。她问麦芒：“那你什么时候回？”

麦芒说：“我还不一定，跟杨聪约好了明天去瑶山，拍一些风景的照片。”

叶璟听说过麦芒很喜欢到处摄影，也很会摄影，还曾有作品获过大奖。可他为什么不邀她一起去玩呢？他们都是年轻人，而且她与他都是在B城读的大学。他似乎是宁愿与自己保持距离的，原来一直都是，难怪他对别的人很友好，性格也并不内敛，却从未主动靠近过自己。叶璟一阵失望，有点负气地表示：如果当晚有人回，她就跟着回。又问麦芒知不知道有什么人是打算当晚回的。

麦芒想了想说，冯一骏可能会回，他每次都当晚回去，到时间问他。

叶璟说好，跟着麦芒到了饭店。麦芒对饭店可谓轻车熟路，他兜来兜去地将叶璟带到了厨房，在那里用水管里的水洗了洗手，才又带着叶璟上楼，进了包间。

人都已经就座了，加上对口站的接待人员，满满的两个大圆桌。大伙见叶璟回来，有几个竟是鼓起掌来。有人哈哈大笑

着说，叶璟平常看去默不作声，原来是真人不露相啊，有点英雄气概，真是让人佩服，值得大家学习。叶璟很不好意思，脸红一阵，消了下去，被人再一说，又红了起来。她不知道如何应付。每个圆桌各留了个空位，叶璟与麦芒只得分开来坐。菜很快就陆续上了桌，看来是早就准备好的。几乎全是难得一吃的野味：野猪肉，野兔肉，猫肉，狗肉，还有蛇肉，野山鸡肉，诸如此类，五花八门。大伙对这样的款待是既满意又心安理得。对口站负责接待的人，大概是接待得多了，很有接待的本领，个个都能说会道，久经沙场的样子。有人举起杯敬酒，便有人说要先敬英雄的，于是矛头一次次指向了叶璟，好像叶璟俨然真成了英雄。叶璟知道自己一旦沾酒就会头晕，稍微喝多就会头痛，便抵制着不肯喝，或者勉强举起杯，假装抿一下。大伙便发出“嘘”声，说“不算不算”，要求再来一口。好在有个梅疏影坐在叶璟旁边。梅疏影是人事保卫科的副科长，三十八岁，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的样子，染色了的长卷发，化着淡妆，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仍有着几分姿色。叶璟与这位梅科长算不上熟，但这一顿饭，梅科长却对叶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像一个大人在保护一个小孩。她说“你们这些大人别欺负她一个小女孩子”，还说“叶璟的酒，我来替她喝”。她果然为叶璟挡了很多酒，也替叶璟喝了很多酒。叶璟便打心里感激着这位梅科长。有了梅疏影的保护，大伙为难叶璟就少多了，不时有人为她夹菜，好像她本就应该大家围着转的中心，还有人嘱咐她一定要留下来，参加次日的旅程。叶璟嘴上应付，心里想着麦芒的话，感到在这么多人里面，自己其实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他们才是早凝结成团不能分割的整体，此刻不过拿她这

个新人开开心心罢了。这样想着，叶璟便无法使自己开心起来，更觉得只能当晚回去了。

虽然叶璟并没喝多少酒，头也不算晕，却是有点稀里糊涂的感觉。饭毕散场，她就急着找公安冯一骏，却没见着，问了梅科长，梅科长说他好像有什么事早就走了，饭也没来吃。叶璟就问梅科长知不知道今晚有谁打算回去。梅科长让她去问老李看看。叶璟应了，却不想去找老李，又想到找麦芒，却又连麦芒也看不到了。时间才十点刚过，途径林州返 X 城的火车要等到凌晨一点。叶璟没办法，就跟着最后离席的几个人，上到宾馆的六楼。有人告诉她，她被安排在六一三房，钥匙莲姐已经拿了。叶璟就到了六一三房，门关着，叶璟敲了敲门。半晌，门开了，开门的却是秦司机。秦司机说：“叶子小姐，你是不是敲错门了？”

叶璟一窘，正想着回去搞搞清楚。莲姐探出了头，骂了秦司机一句，又对叶璟说：“我们是住这一间，进来吧。”叶璟没想到会这样，走了进去，犹豫着要不要坐下。秦司机却开腔道：“叶子小姐，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

秦司机喝过酒，腔调有些怪，又好像真有大事要商量。叶璟疑惑地问：“什么事？”

“今晚你能不能先出去玩玩，唱唱卡拉 OK 什么的，我想和你莲姐叙叙旧。”秦司机一边说，一边在莲姐旁边坐下，还用胳膊去挽住莲姐的后背。

莲姐一边推开秦司机，骂他脑子有毛病，一边要叶璟别理会他的鬼话。但看得出来，莲姐并没有真生气，不过做做样子。他们之间的这种行为，叶璟也不是头一回看到。以前有一回，

就他们三人用押送车押送时，秦司机就当着叶璟的面，对莲姐搂搂抱抱。莲姐拒绝得并不干脆。莲姐是个离了婚、喜欢唉声叹气的妇女。秦司机长相普通，却总摆着一副大众情人的样子。所以叶璟怀疑他们之间大概真是存在暧昧的，但怀疑归怀疑，说不定他们只是闹着玩玩，自己果真离去，这似乎不太好，不好在哪里叶璟也说不清，何况莲姐还在连声叫她不要走呢。叶璟于是偏向于听莲姐的话，暂时不走。不料秦司机却站了起来，推着叶璟的肩膀，连声说：“唉，走啦，走啦，走啦。”然后，就把叶璟真推了出去。他一边关门，一边笑着说：“你就在外面多玩会，我跟你莲姐好久没聊过天，有好多话聊的。”

叶璟被推了出来，既莫名其妙，又觉得几分可笑。走廊空空的，一个人影也见不着，叶璟不知何去何从，顺着走廊往外走，看到老李正倚在服务台上，与一个服务员搭讪。隐约听到老李说：“你们外省的女孩子啊，就是皮肤好，都用不着化妆品。”服务员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穿着红棉袄，脸蛋也红扑扑的，无论老李说什么，她都嘻嘻地笑，还娇嗔地反驳。老李一副充满趣味，很乐在其中的样子，同样时不时就伸手去碰小姑娘的手肘，浑然不觉有人走来。叶璟想他那样高兴，今晚定然是舍不得走的，便懒得去问，直接从楼梯下到五楼，横穿进另一道走廊。华队长与大张正好从房间出来，叶璟与他们打起招呼。华队长说：“正好，一起去唱卡拉OK。”

跟华队长和大张进了卡拉OK厅，叶璟才恍悟，原来大部分同事都是聚在这里了。厅内很昏暗，叶璟适应了良久，才能逐渐去辨认里面的人。她看到梅科长翘着腿坐在荧屏对面的角落，而且手里夹着香烟。她吸烟的样子好像若有所思，又好像漫不